

流金溢彩

——林天苗《一样》个展印象

陈嘉映 / 文

旧时候有个说法：艺术在于制造幻象。好多年没听人提这话了。艺术为工农兵服务，艺术是真理的体现，艺术是自我的表达，艺术是社会批判的先锋。走进天安时间，走进林天苗的《一样》，这句老话忽然浮起。

几百种色彩的丝线，缠定 206 块人骨，一进门面对的墙面上，人的全数骸骨，从右到左，从最细小的排到最长大的。从深蓝经绿色系列、黄色系列、红色系列又排到深蓝，细看，精微难辨色彩过渡的差异，退后两步，一道彩虹，比彩虹艳丽得多，精致得多。天边的彩虹虚无缥缈，谁又把我们的骨骸也做成幻象？

一层展厅，粗大的方立柱方横梁，还有四壁，都用深色平绒包封，方柱上、横梁上，疏疏密密佈下形形色色的动物骨骼，人的骨骼、兽的骨骼、鸟和鱼的骨骼，密闭以金箔，在幽暗中熠熠闪光。或完整，呈蹲立状，呈攀爬状；或片断，有的零星散落，有些杂乱堆积。再下一层，《N 年的一样》、《金的一样》等大型作品布置在这里。天安时间几乎整个翻建，专为这些大作品建了几座墙。

林天苗过去的作品，多用白色的丝线，多呈淡淡的影像，这一次不同，由金色主导，辅以其他绚丽的丝线，包缠各式骸骨，包缠着粗拙的刀、斧、锯、锤、刨子、齿轮。粗拙之物，骨立之物，似乎沉入了迷离柔滑的梦乡。骨骸和刀斧嫁接在一起，缠绕上柔滑的银色丝线，美得诡异。

丝线是林天苗的看家本领，金箔却是她第一次用。林天苗说，贴金箔是种奇特的经验，你要屏住呼吸，致密完整的金箔，气息微微一扰，就飘散了，无影无形。这是手艺人的体会，在手艺人的手下心里，材质是形形色色的生命体。生命不是这样吗？致密完整，但不知何所由来的情一动，念一动，就消散于无形。

动用金子和金色，让《一样》显得很大胆。黄金属于埃及法老，印加庙宇，藏地的寺院，它们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。到我们这个拜金时代，黄金只是一个遥远的比喻。适配今人的是纸钞，糜烂的新贵纸醉金迷，上坟的农人抛洒纸钱。《一样》却在尸骨上镶上真金白银。这里

的真金白银仍然只是幻象。侧对夺目的《金的一样》，那幅《黑的一样》，深黑丝线织就一片荒林，散乱栖停着细小的鸟类骸骨，裹着闪闪的金箔，就像黄金世纪的残痕。

转过来，是核心作品《N年的一样》。开展在12月17日，离开玛雅人预言的毁灭不过数日之遥，人们不禁把它看作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喻。我们的盛世烈火烹油花团锦簇，就像旧约里的索多玛。我站在这幅作品前，怎么看都觉得不像。画面上，爆炸的场面太辉煌了，不知是毁灭还是创世记。就说毁灭，也好像跟我们身周的现实不大相干，我们的索多玛不像要在大爆炸中毁灭，更像要在一点点腐败之中朽坏下去。

对批评家来说，《一样》定有深义在焉，至于这深义是什么，见仁见智。对我这类游观者，哪怕只观览了一番诡异的华美，《一样》就值得。听人说起，这个大型装置艺术所费不赀。放在如今动辄上亿的大片成本边上，实不过九牛一毛，然而在这里，华美因其诡异而脱俗。骨骸复以金箔，织以彩丝，与那些乱坟蒿草中的白骨一样吗？也许，都是幻象而已。不知入佛的眼光怎么看，在我凡胎肉眼，即使幻象和幻象也那么不一样。